

阿莫多瓦《切膚慾謀》復仇記： 換裝、易容、變性

張淑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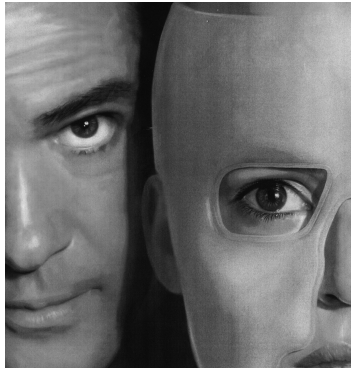
西班牙國際知名導演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 1949-）的新作《切膚慾謀》（*La piel que habito*）2011年5月成為坎城影展競賽片，9月2日在西班牙首映，國際媒體、影評、影迷又是一陣騷動¹。約在十年前（2002）阿莫多瓦便向媒體宣稱將改編法國「黑色小說」作家提爾希·容凱（Thierry Jonquet, 1954-2009）1984年出版的《狼蛛》（*Mygale*）²。然而這段期間，阿莫多瓦完成三部非改編自文學作品，堪稱叫好叫座的電影：《壞教慾》（2004）、《玩美女人》（2006）和《破碎的擁抱》（2009），而《狼蛛》踟躕未現的原因何在？依據阿莫多瓦的說詞，《切膚慾謀》的靈感來自《狼蛛》，但前前後後腳本修改八、九次，他既執迷卻又不解《狼蛛》中復仇的尺度與極限。阿莫多瓦認為自己接收的文化和教育陶養對於暴力的詮釋是「罪惡和懲罰」的關係，亦

* 張淑英／台大外文系教授 圖片／作者提供

即，「犯錯」有其相對應的懲罰規範，並且與道德息息相關，一旦這些因素不存在，暴力就有無所不用其極的可能。因此，他試圖與《狼蛛》的殘忍粗暴區隔，編織阿莫多瓦式的切膚之痛和慾望謀殺。在他看來，《切膚慾謀》部分情節更直接忠實的參酌應是喬治·弗藍休（George Franju, 1912-1987）的《無臉之眼》（*Les yeux sans visage*）³。然而閱讀小說再看電影，即使說它是鬆散改編，《切膚慾謀》依然遵循《狼蛛》的故事點及其脈絡⁴。

■ 《狼蛛》三部曲和《切膚慾謀》四重奏

《狼蛛》和《切膚慾謀》的故事主軸為：整型外科醫師的女兒遭男子強暴而精神錯亂，住進瘋人院療養；醫師劫持男子，將他手術變性，施虐復仇。小說的要角為整型醫師希沙·拉法各、他的女兒薇薇安、他的復仇實驗品夏娃（原為男兒身的文森）、以及文森同夥阿列克斯。這四位要角到了電影變成羅伯特、諾瑪、貝菴（原為男兒身維森特）和希卡（羅伯特同母異父兄長）。容凱的《狼蛛》著墨在驚悚小說的恐懼詭譎、奇幻小說的「你」的敘述技巧所製造的恫嚇懸疑⁵（狼蛛和夏娃的關係），以及赤裸的虐與被虐（S/M）的性暴力。《狼蛛》的復仇導火線（少女強暴案）由文森和阿列克斯兩人共謀；《切膚慾謀》則單線開渠，以維森特為核心。「狼蛛」讓夏娃飽嘗性侵的痛苦、受迫賣淫的無助，作為替愛女復仇的手段，或自我洩慾／洩恨的管道。《切膚慾謀》回到阿莫多瓦一系列電影的主題：婚姻背叛、性暴力、同志傾向、毒品、犯罪、謀殺的連環鎖鏈。拍片三十餘年，阿莫多瓦不願定型，也不願被歸類，他堅稱《切膚慾謀》是黑色電影、科幻電影和恐怖電影的組合體。回顧他過去近二十部長片的作品，近年的《壞教慾》、《破碎的擁抱》可說跟《切膚慾謀》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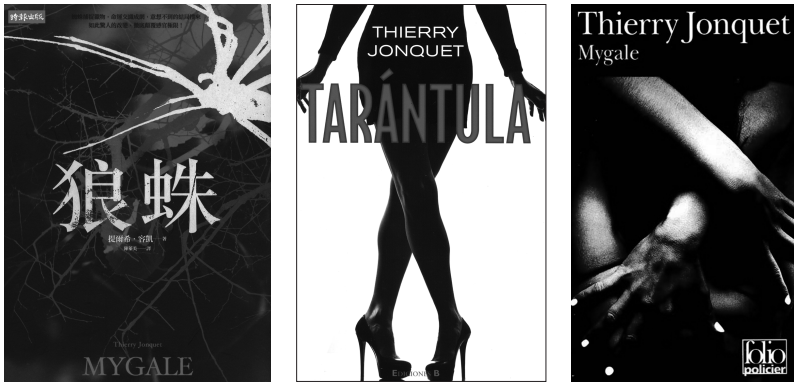


瀰漫著「黑色電影」(*Film noir*)的風格：電影裡受害人皆處於一個無望、宿命的世界，孤寂與死亡氛圍隨伺環繞，受迫者的恐懼和復仇者的偏執狂構築了一個令人窒息的地域／地獄⁶。

《切膚慾謀》的西班牙文原意為「我所居住的皮膚」，或可稱為「宅皮」或「皮宅」——護衛包裹身體的一張皮膚。除了與《狼蛛》共通的主線外，《切膚慾謀》裡延展出整型醫師羅伯特(Robert Ledgard)⁷的婚姻關係⁸。十二年前因為妻子在一場火燒車的車禍中全身燒傷(他卻不知愛妻佳佳〔Gal〕原來與同母異父的兄長希卡私奔，希卡從火海中逃脫)。羅伯特決意致力基因改造和植皮的研究，希望研發一種對撫觸敏銳、對蚊蟲叮咬無感，幾可亂真的皮膚，讓它像一件裸色的皮衣一樣生長在人體。經過百般實驗，甚至違反倫理、法律，利用基因、動物細胞研究，劫持許多年輕人做實驗，終於研發成功，但是妻子早在實驗成功之前，不堪見到自己毀容的模樣而輕生。六年後，羅伯特的女兒諾瑪初識少年仔維森特(Vicente Guillén Piñero)，兩人一時激情在森林暗處偷嚐禁果，雲雨未成，諾瑪突然驚嚇大叫，維森特也驚慌失措而將諾瑪摑掌致使昏厥，維森特旋即逃逸。諾瑪自此精神異常，在瘋人院裡香消玉殞。痛失愛女的羅伯特，追蹤找到維

森特，將他監禁，凌遲折磨他，最後將他去勢變性易容，維森特變成一位酷似妻子佳佳的美女，羅伯特也將她改名為貝菴（Vera Cruz）。在變性的實驗過程中，羅伯特的幫傭（其實是他的母親）瑪莉莉亞（Marilia）建議羅伯特要毀掉這個「完美女人」，否則她就是個致命的吸引力，最終會向癌症一樣殘蝕羅伯特。一樣是六年後（2006-2012，維森特遭綁架被監禁到完成變性的時間；電影的敘述延伸到未來，超越當下現實的時間）。就在羅伯特戒心已失，陷入墜入情網的「盲目」，他應許貝菴可以自由活動，不再受到監禁。兩人再一次魚水之歡當兒，貝菴趁著拿「情趣潤滑劑」時順勢帶進手槍，對著全身赤裸的羅伯特說「我要殺了你」、「我騙你」，一槍將他擊斃床上。機靈的瑪莉莉亞也被躲在床下的貝菴一槍射死。貝菴逃離醫師豪宅，回到母親的服裝裁縫店，看到昔日同伴克莉絲汀娜，貝菴身穿六年前他（維森特）希望她（克莉絲汀娜）穿的洋裝，用證據和故事訴說自己的身分：「我是維森特」。尋子六年未果的母親白髮蒼蒼，一臉狐疑看著淚光閃閃相對無語的兩個女人，貝菴望著母親，輕聲再說一次：「我是維森特」。

阿莫多瓦將《狼蛛》所在的法國北部、巴黎等地，移到了西班牙西北的聖地牙哥、艾斯特拉達（La Estrada）、馬德里、以及托雷多。尤其將小說中整型醫師希沙·拉法各的維希內莊園移地轉換成羅伯特在托雷多的鄉間別墅「El Cigarral」（蟬室；畫面兩度刻意特寫鏡頭），「Cigarral」是郊外別墅之意，為西班牙名流士紳或受封伯爵休憩的「頤和園」，而這豪宅別墅庭院深深，鐵柵欄高聳，四面牆垣環繞，門禁森嚴，是一個無法探勘究竟的禁錮的監獄。相對《狼蛛》的三部曲（蜘蛛、毒液、獵物）和三條敘述線耙梳（希沙·拉法各，夏娃／文森和阿列克斯）的布局，《切膚慾謀》則將影片切割為四個時間軸：（1）現在：影



片一開始已經變性成為女人的貝菈在房裡剪布，旁邊擺一本露意絲·布爾喬亞 (Louise Bourgeois, 1911-2010) 的作品，而這是「他」遭綁架前在母親的服裝裁縫店做的細活。(2) 時間倒敘到六年前：維森特與諾瑪在森林交歡不成 (當時的維森特似有嗑藥)，導致後續維森特遭劫持虐待、實驗變身的不幸。(3) 幾個月後：羅伯特看到變性成功的維森特，替她取名為貝菈·克魯絲，彷彿見到愛妻復活眼前。(4) 回到現在：羅伯特允許貝菈自由活動，兩人相互承諾，他讓她恢復自由身，她不離不棄。

■ 換裝、易容、變性

小說的鋪陳因為敘述人稱的不同 (全知的第三人稱、夏娃第二人稱類似對話的獨白和阿列克斯訴說的故事)，以及不同字型編排和空間的區隔，閱讀上反而容易釐清各個故事體。電影的四段故事，第一段和第四段是「起一合」效果，若干情節發展必須到第四段時才和第一段匯流合一。對觀者而言，算是不複雜但需專注的倒敘手法。例如，第四段貝菈穿著護膚衣，看著電視，練

習瑜伽，轉台看到「國家地理頻道」Discovery 裡老虎追著羚羊跑，輕易用嘴將羚羊咬起，就在瑜伽節目和 Discovery 頻道交互轉台中埋下伏筆，指涉電影第一段羅伯特的同母異父兄長希卡 (Zeca) 前來找瑪莉莉亞的情節。熟悉阿莫多瓦風格的觀者不會錯過這些看似無關緊要，卻充滿象徵指涉的框架故事。希卡的角色，像《狼蛛》的阿列克斯，生性兇猛，孔武有力，從小吸毒且為偷竊慣犯，因為偷竊珠寶店被通緝，試圖透過整型變臉以逃避刑責。藉著「嘉年華」的變裝秀，一身老虎裝得以掩人耳目。他想在羅伯特家躲藏幾天，卻被他看到貝菴（以為是昔日私奔的佳佳），一時色慾衝動，霸王硬上弓，強暴貝菴，尤其露骨粗野的性愛對白和動作，挑釁又挑性，十足獸性的行為。人生歷練豐富而世故的瑪莉莉亞，雖被希卡綁在椅子上，似已預知後來的死亡紀事。在那當下，她要求當時回到家門，從閉路電視看到性愛畫面的羅伯特同時射殺貝菴和希卡（瑪莉莉亞從來沒有告訴羅伯特和希卡他們兩人是同母異父的血緣關係），但是羅伯特卻只殺死希卡。對瑪莉莉亞而言，留下活口的貝菴，就是留下禍水。

《狼蛛》和《切膚慾謀》乍看似以復仇為終極目標，而其核心主題則環繞在「身分變異」的各種可能。阿列克斯和希卡想方設法，希望整型醫師可將他們易容，以一張新面孔面對人群，藉以躲避過去的罪惡。《狼蛛》的阿列克斯綁架夏娃威脅希沙，《切膚慾謀》的希卡徒有意念，未遂其願之前就成了羅伯特的槍下亡魂。電影中希卡的嘉年華老虎裝、顯眼的性器官裝飾、挑釁的虎尾巴、臉上的虎嘴虎毛、不經修飾的黃黑原色，儼然荒郊野外的猛虎，十足威脅暴力的意象。相較 Discovery 頻道裡大自然生態與食物鏈的呈現，人類（希卡）「動物化」的意象顯然粗魯且令人作嘔。外科整型醫師（希沙或羅伯特）將文森／維森特基因改造變性，將陽具的雄性象徵整型成陰柔脆弱的洞口，羅伯特甚至

複製妻子的模型，讓復仇的對象變成愛戀的伊人。羅伯特的妻子佳佳為愛不惜背叛，與希卡私奔，卻浴火焚身，從此毀容。變性後的夏娃／貝菴痛恨自己的新模樣，看到化妝品、洋裝、裙子的憎惡反感，呈現出每個人面對雙重身分時產生的人格分裂和衝突失調的行為。

阿莫多瓦此番用「宅身、宅皮，我所居住的皮膚」來探討性別、認同的問題。皮膚是身分的表徵、是族裔的圖騰，是身體的保護膜；膚色是身分認同和階級的辨識標誌，是他人識別「你／妳」的判斷依據，這層皮是最自由，最自我，最私密不可割離的生命物質。夏娃或貝菴卻在科學的操作下被剝奪自由，被改頭換面，被去除身分。墨西哥小說家富安蒂斯 (Carlos Fuentes, 1928-) 在他的小說《新皮》（《換皮》）（*Cambio de piel*）也僅能以抽象的意義指涉「換皮」的意涵，小說描述四位朋友旅遊途中，面對先靈阿茲特克祖先時，思索自身的文化與身分認同，當中所產生的心境變化和人生轉折。《切膚慾謀》的復仇手段則是不可逆轉的真正的去皮、換皮，改性，遠比卡夫卡《變形記》的格里高·薩姆莎、月圓變狼人的男子、白素貞雄黃酒下肚的白蛇纏繞更令人震攝。蠶蛻的蛻皮是新生繁衍，重複相同的生命週期，蛇類蛻皮是汰老更新，再生是同樣的紋路，同樣的軀殼。《切膚慾謀》則是受迫性的毀滅、切割與殘害。那身皮成為監禁一生的囚室。

■ 布爾喬亞、提香、高提耶

阿莫多瓦作品吸引人的魅力除了個人執導風格，也得力於陣容堅強的組合和豐富的電影語言：大排場的設計，精心作曲的配樂，充滿象徵的背景畫面，從電影帶出文化互文和當下社會的脈動。《切膚慾謀》裡我們看到許多象徵符碼，藉著這些影像引領

觀者深思電影文本下的深層意涵。阿莫多瓦與《狼蛛》切割，營造一個阿莫多瓦的西班牙環境，層次間卻又瀰漫著法蘭西、義大利、跨國的藝術氛圍與奧妙。首先，除了出自阿貝多·伊格雷希亞（Alberto Iglesias）的精湛絕妙的樂曲外（搭配的场景有：身著黑衣的貝菈趁羅伯特拉起她的拉鍊當兒，一腳踹到羅伯特的性器官，藉機逃走不成，遂割頸自殺；希卡進入莊園，強暴貝菈的鏡頭；以及小諾瑪在花園唱媽媽教唱的兒歌等等）。此外，引人注意的是若干特寫鏡頭，阿莫多瓦呈現給觀眾的是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的作品、文藝復興義大利畫家提香的名畫、時尚設計大師高提耶的巧思、西班牙畫家加提（Juan Gatti）和貝雷茲·畢亞達（Guillermo Pérez Villalta）後現代主義的裝飾藝術。如果在《悄悄告訴她》（*Hable con ella*）中我們看到阿莫多瓦向舞蹈大師碧娜鮑許致意，透過電影展現她的舞藝，透過舞蹈的姿勢傳遞身體的感官或是人物的七情六慾，那麼在《切膚慾謀》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阿莫多瓦再次向大師致意的崇敬之心，並且透過露意絲·布爾喬亞的雕刻作品傳遞電影角色的愛恨糾葛。

高齡 98 才辭世的法裔美籍雕塑家布爾喬亞，她的姓氏恰確反映電影中整型醫師布爾喬亞的社會階級。布爾喬亞的名字在電影的第一段和第四段「現在」的時間軸中以特寫出現兩次，剛好是貝菈變性後呈現玲瓏女兒身的時刻。布爾喬亞的成長過程和《切膚慾謀》人物的經歷似有不謀而合的共通點。電影一開始，貝菈身著護膚衣練習瑜伽，那個倚靠沙發身軀弓行的幅度猶如布爾喬亞的雕刻作品《轉化的過程》，這個轉化蛻變讓維森特變成了貝菈，變成佳佳再現。布爾喬亞的作品有強烈的反父權、反性暴力的意識，這與她的童年的經驗息息相關，童年的記憶形成一種弗洛伊德所謂的「創傷的固著」（或固置）的反抗或恐懼。布爾喬亞十一歲時目睹父親與家教老師通姦，她一面照顧生病的母

親，一面隱瞞父親背叛母親的婚外情。她一人分飾三角，徘徊在偷窺者、共謀者和照料者的角色之間；在父親和母親之間；在兩個女人之間；在真實的自我與虛假的自我之間。這當中的憤怒、恐懼和罪惡感形成伴隨她成長的陰霾。她透過作品發洩心中的焦慮，拆除容忍的界線，從毀滅中尋求改變、尋求新生。布爾喬亞這樣的心路歷程剛好是瑪莉莉亞在片中的角色，她是照料者，她是母親，她是女傭，她先跟一個傭人生下希卡，又跟主人雷格達先生生下羅伯特（雷格達夫人不孕，視羅伯特為親生子，由瑪莉莉亞扶養長大）。瑪莉莉亞說：「儘管父親不同，但他們生下來都瘋了，都是我的錯，我帶有發瘋的基因」。兩個都是孩子，但是一個遊手好閒，作奸犯科，一個致力基因改造，不顧倫理法律。布爾喬亞知名作品《母親》（*Maman*），一個大型的蜘蛛銅製雕塑，除了可以詮釋瑪莉莉亞的形象，又指涉了小說原著《狼蛛》的外在意象。布爾喬亞其他的作品，像《七個人在床上》的石膏雕像，在甫變性成功的貝菈眼裡，成為性別／性愛衝突，身分錯亂，內心矛盾的怪異現象。

此外，羅伯特樓梯間牆壁大幅的提香的《烏爾比諾的維納斯》，前景亮麗的美女裸體，她的背後卻有一大片黑色布幕遮住了左邊畫面，右邊則是室內的情景與空間。提香將背景一分為二，一邊是未解的晦暗，一邊是日常生活，挑動觀賞者臆測偷窺的慾望，也凸顯了羅伯特兩種心理：黑暗的復仇和顯而易見的慾望。另一幅提香的知名畫作《維納斯和風琴手》，服裝儀容端整的樂師回首望著裸身的維納斯，像羅伯特擁有上流人士的社會地位，在自家實驗室則像是一把再造維納斯的手術刀。

在這些名畫裝飾的空間裡，相對繪畫的空間美感，「蟬室」的閉路電視和貝菈遭監禁的房間和床，則是一個封閉的空間。阿莫多瓦除了擬仿希區考克的驚悚技巧，也試圖喚起觀眾對佛朗茲

蘭 (Fritz Lang, 1890-1976) 的記憶。閉路電視、攝影鏡頭的監視偷窺，針、剪刀、水果刀、槍枝的意象，昏暗的地窖、送交食物的升降梯，羅伯特和貝菴做愛時的陰暗畫面和兩人內心底處的黑暗（愛妻佳佳的背叛與毀容，貝菴試圖爭取自由的等待）都傳遞一種無法預測，卻隨時有外力入侵攻擊的恐懼。阿莫多瓦在《破碎的擁抱》裡也有閉路電視的鏡頭，那是一處拍片的現場，在《切膚慾謀》裡，是一處封閉監禁的房間，被監禁的人擁有一張完美的皮膚，卻身居／深居一個無法自主的空間，即時儀容端莊，也彷彿寬衣解帶裸體一般，一舉一動讓人看得一清二楚。

■ 致命的女人

任人都會覺得《切膚慾謀》的悲劇人物和犧牲者是維森特，他遭受實驗改造的身體一如史凱莉 (Elaine Scarry) 在《痛楚的身體》 (*The body in pain*) 中的論述，她指出身體的疼痛是無法言喻的，受苦的主體恆常無法以具體語言傳達肉體之痛，而且痛苦是無法分擔的，當一個人訴說他的痛苦時，聽者即便百般試圖努力，也無法真正體會訴說者身上所承受的痛苦⁸。因此，貝菴只好跟《狼蛛》的夏娃一樣，以繪畫為憑藉，在牆壁上塗鴉，用書寫傳遞身心的創傷，用圖畫（牆壁上被方形屋子／盒子蓋住頭的裸體，下體是女性的器官）和文字、數字記載書寫自己，否則已經變形的身體（男人變女人）最後連自己都不復記憶與辨識。牆壁上貝菴寫 2006 年 4 月 10 日（2006 年 9 月 10 日從自宅離開後失蹤），一直寫到 2012 年 2 月 18 日。但是，再也無法見到自己原來模樣的貝菴，卻在桌上看到報紙的報導，上面有一張維森特失蹤前的照片，影像的呈現讓貝菴發現原來的自己，不曾癒合的傷口再次撕裂，也讓她找到復仇的引子。貝菴最後成為致命的女

人和復仇者，她從遭去勢的二十七歲少年變成美麗佳人，也變成美杜莎，變成了莎樂美，她實踐了「死亡的敵人是等待」的深義，她色誘羅伯特，看出羅伯特對她的移情作用，說自己是羅伯特量身訂做的妻子分身，但是，這一切都為了復仇：再一次的暴力循環。

反觀其他角色，未嘗不是宿命與不幸的犧牲者，只是阿莫多瓦所謂的「尺度與極限」的差異。對羅伯特而言，不論是佳佳或貝菴，他的摯愛永遠被兄長掠奪。深居瘋人院的愛女諾瑪，永遠視前來探望他的父親是對他行暴的兇手，望之生懼。實驗室的同僚富漢西歐，唾棄羅伯特的造假和以人體做實驗的不仁，當富漢西歐拿出報紙「近十年來兩百名年輕失蹤人口」給羅伯特看時，羅伯特內心的恐懼和陰暗面也只能用槍來嚇阻。貝菴適時出現，說明自己是「自願」，而且過去以來「一直是女兒身」，這表面對富漢西歐的反駁，聲援羅伯特的說詞無疑讓富漢西歐倖免於難，但是也因如此，與敵共枕的羅伯特遂變成自己的「作品」的槍下冤魂。

不安的母親、致命的女人、性別意識錯亂、不忠、背叛、暴力……，這些阿莫多瓦的電影共通的主題，也是都會生活症候群的寫照，總有耐人尋味的另類省思。相對「狼蛛」的暴力，夏娃最後卻有斯德哥爾摩徵候群的癥狀⁹，而《切膚慾謀》溫柔的暴力中，貝菴卻有反撲復仇的冷血手段。「狼蛛」最後不是狼蛛，是一個脆弱、老態龍鍾的變裝女人；脆弱的貝菴最後不是弱者，是一個化「蜘蛛女之吻」的柔媚，讓自己掙開囹圄的致命女人。



註釋

- 1 除了獲提名參與許多影展大獎外，已經獲得的榮譽獎項有：2011 年日本 Latin Beat 最佳影片；2011 年坎城影展阿爾卡涅（José Luis Alcaine）得最佳攝影獎；2011 年好萊塢年度最佳作曲獎給本片音樂製作阿貝多·伊格雷希亞（Alberto Iglesias）；2011 年華盛頓、邁阿密最佳評審團獎。
- 2 中譯本見時報出版，陳藎美譯，2011 年 11 月 7 日。西班牙文版 *Tarántula*, 2011 年 9 月初版。
- 3 《無臉之眼》敘述一位整形醫師，因為女兒車禍受傷而毀容，竟綁架陌生女人並割下其臉皮為女兒整容。女兒不堪良心折磨，釋放遭綁架的女子，最後竟也手刃親生父母，自己帶著面具消失在森林中。
- 4 可參酌《切膚慾謀》官方網站：<http://www.lapielquehabito.com>
- 5 托鐸洛夫（Tzvetan Todorov）的《奇幻文學導論》（*Introducción a la literatura fantástica*），Ed. Buenos Aires, 1982，頁 149。
- 6 參酌《認識電影》，Louis Giannetti 著，焦雄屏等譯，台北：遠流，2000 年，頁 511。
- 7 影片對白與姓名中譯為中文版腳本與字幕。本片由文藻外語學院西文系林震宇副教授翻譯。
- 8 《狼蛛》中簡要交代希沙·拉法各的妻子十年前死於飛機失事（頁 129）。
- 9 Elaine Scarry. *The body in pain :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頁 3-6.
- 10 或稱人質情結、人質症候群，是指受害者對於犯罪者（加害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